



桐原紀年十二

壬寅

共十五

リ 6  
4082  
12



門 伊 6  
4082  
15-12



留守無帶他  
道試官事稟  
處

紀年錄卷之十二

壬寅九月初五日承

命稟處

是日脩邊司啓曰 傳曰留守既是京職試官又  
非實職而守檢兩帥責任亦不下於兩都留守無  
碍往來於邊上已例不特夥然又如京營佩符之  
臣如本兵元戎或禁御將以軍務事奉命則又有  
往來西北之事以此以彼留守似無不可掌試之  
理且因乏人不得已點下而猶未知格例之十分  
穩當令廟堂以草記指一稟處事 命下矣兩都  
留守適當掌試之任仍帶本職往來西北前例雖



不能考據仰對而以大體論之則留守與外官有異銓曹無啓請之規備堂有兼帶之例一時試後恐不必相妨當此試堂之人居留數適之時仍帶掌試實為兩便之道而事係官方不敢擅便恭俟處分之意敢啓 荅曰既無考據之例則不必自今初行或有可傍之例乎卿其更議他大臣指一草記又啓曰伏承 批旨有更議他大臣指一草記之 命矣依 下教問議于諸大臣則領中樞府事金尚喆以為掌試體重江留之任似當適改云行判中樞府事鄭存謙以為以居留之任兼帶

他道道科試官未有考據之例久離保障遠赴關外不無相妨之慮而以臣愚淺之見不敢質言當否云行判中樞府事鄭弘淳以為在前居留之臣未聞有往役之事而今茲試役又非旬朔間可以了當往來則重任之許久瘞曠亦甚可慮然膚淺之見不敢質言其當否云行判中樞府事李徽之以為未詳前例之果如何而江都不但保障重地統禦使尤為自別恐不可以試事出去云領敦寧府事洪樂性以為惶恐不敢仰對云左議政李福源以為居留之任雖與外官有間亦與京職不同

八城而與知編輯或有近例越境而專掌試取以  
未前聞守捨兩使只是遙領將臣巡邊亦係職掌  
而至於江留則本有信地兼治軍民統禦營移屬  
之後事而尤別以不干本營之事而數千里離次  
二三朔曠務國體終涉苟簡傍例亦有可據試官  
如不得變通則居留不可不出代仍帶往來恐涉  
未安云右議政金燧以為居留之臣仍帶本任往  
後邊上實未知有何已例之可以傍照者而沁都  
則一自統禦營合設之後是前日喬洞水使也藩  
間之任若非兵革之事則恐不可仍帶而踰越境

外賤臣區區之見如此而已云臣命善愚見已陳  
於前上草記中而此不過臆料至於傍照之例終  
未得可據之文今諸大臣皆以仍帶不便為言則  
臣之初不審量妄率仰對不勝惶恐之意敢啓  
荅曰知道諸議既如此莫如從衆之為便平安道  
道科試官更令該曹在京重臣中擬入○同日備  
邊司啓曰以京畿監司李亨遼東實分等狀啓有  
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本則廣州等十七  
邑置之尤甚楊州等十三邑置之之次喬桐等七  
邑置之稍實仍又盛陳本道農形被災之狀講究

京畿災稟分等  
稟處

冬春開賑之意嚴飭守宰面里分等更待槩狀據實加請而民事中已蒙惠澤者外不得不變通者條列于左請令廟堂稟旨分付云其一新遠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四分一分數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也其一大興臨津長山等餉穀尤甚之次邑許今捧留本色也其一母論某名色自前納米者一依軍保代錢例每一斗代捧四錢也其一敗舡極米太母論新舊條一併停退也其一尤甚邑各軍保身錢及各司奴身貢分數停退待明秋徵捧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也畿內穡事

最歎於八路而觀此分等極其精約依狀請施行其中不可不設賑處當俟道臣之商確陳聞區劃賑資而至若面里分等之易致混淆臣於湖西覆啓有所提陳矣面里之此優彼劣守令亦未必瞭然領畧况道臣乎又况廟堂乎若使精抄細分留作本色之聽明記凡於俵災停糴之際道臣以邑分等大體區劃則守令以面里優劣較量分排則可也如或登聞朝廷欲以稍實邑之尤甚里凡係蠲免之政並視尤甚之邑則虛實之相蒙惠澤之不均乃是必至之勢此則不但申飭於畿湖而已

他道一體申飭不但申飭於今年而已來後一體申飭為宜以此分付地部事目災今番則蓋亦援例優劃而道臣巡審之行必有目擊耳剽之道苟使不敷何妨加請但損益之政亦有曲折濫觴之惠反歸消融十分商量的當論啓事分付後錄六條中還穀代捧事向來 傳教中預令停退並許代捧乃是曠絕之惠澤畿甸之民苟有一分人心綸音之下必當感泣聳動不待催科爭先輸納賑資種糧可無不足之慮而今若一如道臣所請則賑資猶可以田穀代給水田之種其將何處得來

乎嗣歲之憂亦不可不念尤甚邑三分之一次邑四分一稍實邑五分一並依停還分數許施而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分付餉穀捧留事北漢平倉不待狀請既有特恩而今於三處何可異同並依狀請許施而其中臨長兩鎮處在孔路受還之民必多附近居生者若令盡為輸納於邑倉則反有捨近就遠之慮此則令本道往復該廳分其遠近從便舉行事分付納米代錢事一斗四錢本非輕歛之價不許代錢則已既已許貸處則依所請嚴飭事分付極米停退事當此灾

年新舊還尚此停退極劣之弊尤所當恤依所請  
許施軍布奴貢事一自均役減疋之後除非萬不  
得已之時則裁減與停退道臣不敢請廟堂不敢  
許此則置之推奴徵債事依狀請施行事分付何  
如 荅曰允新還停退外當捧條中分數代捧事  
以充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四分一為  
請者道臣必有商量而然嗣歲種子何處不可得  
特為依施至於還作一欵實閑未頭小民之接濟  
此則申飭道伯待明秋期於收捧大興臨津長山  
等餉穀尤甚之次邑捧留本邑事新還條敗舡拯

米停退事推奴徵債防塞事並依草記施行納米  
代錢每斗必以四錢代納事若不嚴飭各營豈無  
從中許多弊端以此意自本司申明知委毋得犯  
科尤甚邑各軍保身錢及各司奴身貢分數停退  
事豈可以事目之至嚴不思所以濶狹此亦依狀  
請施行使斯民庶免流散之弊又啓曰京畿監司  
分等狀啓稟處草記 批旨內尤甚邑各軍保身  
錢各司奴身貢分數停退依狀請施行事 命下  
矣道臣狀本只請分數停退初不酌定多寡而溯  
考前例則或有折半停退之例或有三分一停退

之例今番則當以何例施行乎敢稟 荅曰折半  
停退三分一停退條錄更為草記又啓曰京畿尤  
甚邑身布奴貢分數停退稟處草記 批旨折半  
停退三分一停退條錄更為草記事 命下矣各  
道各年折半或三分一停退條錄別單書入之意  
敢啓荅曰尤甚邑之尤甚面折半停退餘則三分  
一停退并與昨下蠲恤之事令道臣各別嚴飭守  
宰雖一民無或不知致有吏因為奸之弊事指辭  
行會可也

初七日時原任大臣為承 候八侍

宮人成氏分媿

是日 傳曰宮人成氏有娠今曉分媿宗英之自  
此蕃衍非但一己之幸繼此邦慶明知其非久則  
有益切顯企後宮有娠然後封爵既有受教成氏  
為昭容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  
謙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領敦寧  
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為承候來侍  
矣 傳曰八侍承 命八侍諸大臣迭陳慶祝之  
忱臣仍奏曰邦籙自此永鞏宜係定號之早晚而  
區區微忱一日為急矣 上曰何必汲汲自有其  
時矣



十三日 璿源殿行禮時時原任大臣承 命進叅  
是日 璿源殿行禮後 特賜王子七日飯羹於  
諸大臣

次對

十五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金命善曰此平安監司徐浩修  
狀啓也以為本道穀漕運之舉叅考各年已行之  
例清北八邑清南十一邑大米一萬石小米二萬  
石酌量分排各定差負捧留海倉陸續裝發而舡  
價依前例清南則每十石一石十斗清北則每十  
石二石以元會耗會減加升雜費雖有分給別還

關西漕運令  
該曹庶錄事

除耗取用之例正當捧糶易生奸弊以夏間加分  
耗條量宜區劃京江完固舡可載千餘石者限十  
五隻並舡主格軍星火起送漕運節目令該曹磨  
鍊下送事並請廟堂稟處矣凡諸舉行道臣已盡  
措置且有本道前例自當按行而加升雜費之取  
用加分耗果甚便宜依狀請許施舡隻起送節目  
磨鍊事令該曹該廳往復道臣以為未寒前趁即  
運米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以訓  
局之久曠中甸特軫慰悅之道有令廟堂區劃物  
力之 命溯考前例則或給一百同或給八十同

訓局中甸久曠事  
令廟堂區劃

事  
提廳還餉代錢

卽令該道儲留之木其數不敷勢將用八十同之  
例矣全羅左右水營休番木各三十同慶尚道射  
軍木二十同劃給訓局以為從近舉行之地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以摠戎廳保還之為歛  
歲民弊屢下悶念之 教俯詢矯林之方而臣無  
無商量不得仰對矣退而聞之則尤甚邑受食保  
還之民實無以米準納之勢糴月將屆民情益急  
云方當還餉或停或代之時惟此保還一內以本  
色督納殊非仰體 聖意之道姑令以錢或他穀  
收捧待明年還作本色則在本廳不失元數在窮

米  
分院折受家  
吏通

民誠為大幸令畿伯往復摠帥務盡官民兩便之  
方而只尤甚邑舉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許令代捧之浚萬一有濫捧之弊又或有從中操  
縱之事此亦畿民難支之大端以此意自本司各  
別嚴飭該廳及該道俾各察職可也徐命善曰頃  
因京畿監司李亨達所啓廣州楊根分院折受家  
戶米從民願代捧事有令本院從長變通之 命  
矣七面本為養木燔器之地而年久之浚禁今漸  
弛築室者有之起壘者有之數多人民既不可盡  
逐則許令納米以為匠料柴價之資而當初五斗

次第蠲減今為一斗五升其在居民既無烟戶之  
役身後之納只出此一斗五升之米則比他民可  
謂至歇至輕而每當歉歲輒事希覲雖於豐登之  
時亦多拒納之弊不但民習之可痛苦此不已則  
將至於革罷分院撤去燔造之境揆以國體寧不  
寒心雖然畿內之今年畝農果為無前之歉荒我  
聖上憂民之念不弛于宵旰綸音荐降惠澤普洽  
又此從長變通之 命實出靡不用極之意在本  
院對揚之道豈可徒循常例不思所以濶狹乎七  
面家戶所捧大米只今年以小米代捧事分付而

守令催促

分院匠卒亦一饑歲之民從前以大米給料者今  
若以小米代給則其所難支不言可想此則令本  
院量其添價參酌劃送如是曲盡變通之後或有  
班戶拒納之類一一摘發各別嚴繩之意一體申  
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見今秋務方殷  
捧糴不遠守令曠官一時為悶而似聞諸道守令  
多有受由上采者云令該曹各別催促使之當日  
下送後即為草記之意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闕北道科試官鄭一樣以前府使成玉  
帶去軍官矣成玉方在扈衛別將而初不通報於

臣直為啓請有傷事體試官鄭一祥推考扈衛別  
將成玉改差何如 上曰依為之臨退 上曰領  
相則以司僕事有下問者姑為留待可也  
以司僕提調八侍

承 命八侍倫陳司僕事浚仍奏曰臣有耿耿愚  
衷而 筵席每值紛擾且言辭拙訥不如文字開  
陳敢以袖劄仰塵 清覽矣遂將劄本授承旨以  
上劄曰伏以惟皇天惟 祖宗錫茲多福 王子  
誕降之慶迺在舉國臣民顙祝之際我國家億萬  
斯年之休實基於今日自此 殿下無憂於上羣

因王子誕降  
上劄

臣相忭於下矧知臣最荷不世之 恩與同休戚  
之義者其歡欣踴躍之忱實倍他人早定位號以  
係民陞固是 列朝已行之典禮伏祝 聖上春  
秋富盛儲位久曠而今有此莫大之慶則尤宜趁  
卽定號以為鞏固之道臣於初日登筵之時欲為  
稟旨舉行而 殿下以何不少俟為 教臣非不  
知反復陳達期於得請而第伏念 聖嗣誕彌之  
辰卽位號已定之日方當羣臣上下之胥喜而同  
慶也以此應行之舉 聖上則靳持臣等則力爭  
有若強請而勉許之者不但事面之反涉如何世

俗曉曉好翻唇舌若以此吉慶之事反為其譎張之資則亦非體國之義故臣雖泯默退歸而忱誠耿耿終不能已臣愚死罪少俟之 聖教竊恐不然夫 坤殿之取以為子均也則當觀序次之先後而已顧今產室廳雖復有斯男之祥序當為第一 王子然則元子位踰正宜亟定於今日不當更俟於他時矣此箇事理皎然明甚而 聖教若此誠不勝抑菀之至以 聖上止慈之天初見篤生之喜仰想 聖懷之欣滿何待臣等之陳請而今者遲待之 教實是意望之外國勢孤危人心

靡定日夜祈祝惟在於邦慶今既有慶則其所以奠國勢定人心亦惟在於位踰之早定而一日二日若是遷就決知其萬萬不可臣今抱此秉悃而既不得煩陳於前席仍又含默不言則是負 聖恩也無臣分也茲敢冒死而仰聞伏願 穆然深思亟定大策以為 宗社臣民之幸焉取進止上覽訖教曰當從容賜批而卿之斷斷誠忠予庸感歎矣

二十二日 大慶生日問安○二十六日隨 駕詣  
永祐園○二十九日次對八侍

次對

會寧開市大

國人牛馬料事

濟州漂人登

陸後十人不知

去處跟尋事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咸鏡監司徐有寧  
狀啓也以為會寧開市大國人牛馬料每年為千  
餘石而本府元會簿耳麥只餘六百石私販耳麥  
中限三百石搜錄需用其代則以常平年二百石  
折米還報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此不過名色  
相換而已既有前例別無後弊依狀請許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慶尚監司趙時俊狀啓  
也因東萊府使李養鼎騰報濟州漂人登陸後十  
名之不知去處跡涉駭惑書契對馬島跟探其實  
恐不可已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海中滄沒者雖

難推尋而至於登陸之十名則毋論存沒宜無不  
知去處之理更加跟探隨得送還之意書契回答  
中善為措辭以送事分付該曹何如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此東萊府使李養鼎狀啓也以為濟  
州等邑漂民玄世坤等六名到館所更為問情則  
同騎一舡者二十七名內滄沒者十名得生者十  
七名而罪人五名之俱入滄沒誠極怪異下陸後  
十名之不知去處尤涉駭惑反復嚴覈終不輸款  
待用刑加刑取服次仍因府獄差倭賚來書契姑  
令退却從速搜還之意嚴飭任譯責諭差倭處使

之通報島中而領來差倭接待供給與否令廟堂  
稟旨分付云矣大洋漂舡之或溺或否自是常有  
之事則罪人五名之同入滄沒中未必為駭惑之  
端登陸十名之不知去處雖涉可怪而各自圖生  
之際無暇相尋事勢或然其所納供似無隱情而  
萬死一生歸到本國滯囚冷獄一向盤問誠甚可  
矜玄世坤等六名送還于原籍官書契如或違格  
則責諭退却固有前例而今以漂民之不為搜還  
並與書契而退却以至護送吾民之差倭不為接  
待亦大埋沒書契許令順捧差倭依例接待事分

護送差倭  
接待事

閩西分等狀啓

付東萊府使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  
平安監司徐浩修災實分等狀啓也平壤等三十  
七邑置之稍實江界等八邑置之之次仍以為之  
次邑各年舊還特許停退昨年末捧申飭督捧推  
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  
等依狀請施行舊還若以十萬石分排則閩西當  
捧不過為二萬石而昨年末捧已滿此數道臣既  
以昨年末捧申飭督捧為言則其他舊還之姑令  
停退在糴政別無所損依狀請施行推奴徵債防  
塞事亦為依施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黃

海西漕運紅包  
加升斛事稟  
起

海監司黃昇源運穀形止狀啓今始與區劃成冊  
一時來到而狀啓中以為沿海邑會簿米穀元未  
不敷諸般作米與耗條先為推移以準萬石之數  
收捧江倉各定差負以地土舡陸續上納而舡價  
加升斛上等雜費依定式會減於會付耗穀事請  
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若於元數中計減雜費則些  
少穀物又將耗縮前頭調賑之資恐有不足之慮  
依所請以會付穀準式會減事分付穀物舡運事  
係重難此後舉行若又泛忽則轉輸凡節難保其  
萬全無慮各別惕念毋或愆誤之意更加申飭道

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既有筵教筵教一通亦為  
騰闕各別嚴飭該道之自初舉行已極矇昧米頭  
舡運難期無弊况值隆冬尤宜惕念察飭如是下  
教之滋或有不謹之事先自方伯難免重勘此亦  
民事何恤迎送舡隻致敗舡穀浸水舡人滄溺等  
數事一有犯科監司罷職地方官及領運督運差  
負都差使負準不用心之律加等處分以此預為  
分付可也徐命善曰海西穀舡運凡節申飭之意  
既承 特教今當行會而閩西穀運未時海西程  
道最為濶遠且多險洋若不別般護送則當此風

舡運凡節嚴飭



惠廳米色篇  
劣差使負拿  
進上物種遲滯  
三邑俸分棟

高難期利涉各定差負並與地方官着實舉行俾無一毫踈虞大段論責之弊事嚴飭海西道臣畿伯及沁留處亦以此意一體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日月求食時以素服行禮事禮部咨文出來矣換出回咨煩付於今番節行事分付槐院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曾因惠堂所啓以米色麤劣有嶺南左浚漕倉都差使負待秋成拿處之 命又因司饗院草記以 進上物種護送遲滯有三邑守令待秋成指名查報之 命矣今已秋成當捧傳旨當初所犯不至深重此時

着差

曠官亦甚有弊合有叅酌分棟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備堂中多有未及還差者行副司直趙琰刑曹判書鄭好仁吏曹叅判鄭元始行副司直蔡弘履備局堂上還差鄭元始湖南勾管堂上差下使之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月前坐罷之金吾堂上既有 特叙之命而同時勘律之諸都事尚在罪中堂即雖似有間其在一視之政宜有叅酌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蕩滌可也 同日備邊司啓曰各道當捧舊還今將定數知委矣京畿則已因 特教盡令停退而

各道舊還申  
飭叅量

其餘七道隨其年事之優劣大約以十萬石分排則嶺南為二萬五千石湖南為一萬七千石湖西為八千石關西為二萬石海西為四千石北關為一萬七千石關東為四千石統營為五千石矣其數不多庶無難捧之慮而其中久遠年條則每有指徵無處之弊各以其最近年未捧者為先磨鍊收捧以準分排之數事分付諸道何如 荅曰允嶺南右沿湖西諸邑被災處不下畿邑民情當年催科尚艱辦納况此舊還之督捧然猶未悉該道事情有難遷行俾免令各該道臣使各叅量事勢

無或囁嚅從所見狀聞事一體分付

十月初三日承 命稟處

備邊司啓曰以原春監司金憲分等狀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本則原州等四邑置之尤甚洪川等九邑置之之次淮陽等十三邑置之稍實仍以爲新還中米租兩色穀原州橫城三分內一分停退一分代捧平海蔚珍限折半之次邑限三分一稍實邑限四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原州等五邑年還代捧條姑令仍退待明秋還為作年原州均廳納大米毓祥宮

納大米並許代錢三軍門身布保米如不得停退  
則保米特許代錢橫城之各樣身布則不以純錢  
上納而原州如或停退一體施行舊還毋論尤甚  
之次稍實一併停退事目灾一百五十結外限九  
百九十六結五十三負六束特為加劃各軍門屯  
稅及各官房各衙門有土免稅嚴飭差人從實執  
灾京外罪人勿定配所於尤甚邑推奴徵債限明  
秋嚴防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  
行米租兩色之代捧所請分數雖似稍過今年畚  
穀之無以準捧其勢固然依所請許施而至於停

退係是嗣歲種糧之資不可遽請亦不可輕許若  
以本色為難則兩邑代捧以三分二施行五邑年  
還之更為作年便是不失本色依狀請許施原州  
均廳納及疏祥宮上納大米雖有從前代捧之例  
一番作米之後已難續續變通而只許今年亦有  
撓改之慮三軍門保米身布之或停退或代捧係  
關軍需如非萬不得已則宜容輕議并姑置之舊  
還則本道分排不過四千石一邑數百石何遽至  
於擾民乎閩東為八路之稍實而猶欲停免則舊  
還終無可捧之日一依知委關舉行事分付事目

俵灾固慮其不敷而滿千結加請亦未知其適中  
所請內減四分一加劃其餘屯稅免稅處之從實  
執灾尤甚邑之勿定酌所推奴徵債防塞事並依  
狀請許施何如 傳曰備局草記批荅今方書下  
而其中軍門保米傳退本道則只以米條代捧之  
意為言草記則並言保米身布批下未知何以適  
從無或狀辭剛節時誤漏之致耶草記結語中加  
書之故耶該房即為問于廟堂以啓政院啓曰備  
邊司有司堂上處問啓事 命下矣問于有司堂  
上鄭尚淳鄭民始徐有隣處則以為原春道分等

保米身布傳退或代捧之請俱載狀辭而身布一  
條剛節誤致遺漏結辭中始為舉論此莫非臣等  
未及照管不善舉行之致問啓之下不勝惶悚云  
矣敢啓 荅曰知道二字遺漏不是異事當初問  
啓之命欲知事實而已且經大臣意見云爾則恐  
貽不安之心原草記更為修正以八事分付大抵  
本道狀啓極甚胡亂所請諸條疊說頗辭難以領  
略此亦由於道各異例也有司堂上取考各道年  
分狀啓從紙尾條列之式謄出一通下送諸路使  
之依此舉行可也以原春監司灾實分等草記

答曰允尤甚兩邑新還中米租三分一停退事既  
有畿甸已施之例何必費辭防塞乎與其至歲末  
終未督捧之為無實曷若及今許施使彼顛領之  
類不至流散之境此一款特為依狀請施行原州  
官納均廳納米及三軍門納保米雖難並行停退  
當年條許捧代錢無所不可此亦依狀請施行才  
經昨大歉可謂瘡痍未蘓列邑舊還之一時督  
捧誠有所不忍日前分排草記批旨已示微意尤  
甚及之次邑舊還勿令責捧如是則四千之數太  
過減折半收捧之意分付加請災結之四分一減

給雖未知有甚別般較量而今年災政尤宜損上  
而益下代播畝蠲稅曾有夏間成命到今豈可失  
信於民然近來諸道分等狀本逆料廟堂之剋削  
災結之略綽刺請誠為痼疾予則曰上下之不相  
孚甚矣惟今所請亦安保其不然且其檢執之際  
各該守宰果皆目擊無一分虛實之相混者云乎  
更令該道伯知悉據實具由狀聞後稟處冬節已  
屆征賦在即不容一任其遲滯使之星火陳聞之  
意待城門開行會

初五日次對入侍

嶺南新還三分  
一停退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卽見慶尚監司趙時  
俊狀啓。謄報則以為災年民情最先騷擾。於催科  
之政。今若盡令督納。準捧乃已。則旬月之間。必有  
駭散之患。尤甚邑尤甚。而里新還限三分一。特令  
停退。停退之代。則稍實邑之辛丑戊戌兩年條。停  
未捧中量宜分捧。雖之次邑。其中稍實面里亦不  
無可捧之道。自朝家不必預定分數。俾臣叅互事  
勢斟酌分排。以補新還停退之數。代捧之式。正當  
用於如此。災歲毋論尤甚之次。稍實邑以相當各穀  
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而分數之際。亦令臣

叅量多少。便宜磨鍊。以數丈追浚。登聞事請。今廟  
堂稟旨分付矣。嶺南十數邑。歉荒俱在今春。經賑  
之處。瘡痍未蘓。餅嬰盡空。糴政之難。期準捧。誠如  
道臣所論。且畿甸關東。旣因特教。許令停退。今  
於嶺南。宜有一視之道。尤甚邑尤甚。而里新還三  
分一。依狀請停退。舊還以最近年條。先為收捧之  
意。纔已行會。自當以辛丑戊戌停未捧。舉行而稍  
實之次邑中。增減分排。則惟在道臣叅量磨鍊之  
如何。至於當捧分數。不必以充補停退為限。雖二  
萬五千石酌定之數。寧加毋減。為宜。以此分付相

祭牲羊絕稀  
使行便各以此  
雄質來幸

當穀準折代捧從實數追後啓聞事雖甚便當依  
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頃因特  
進官洪良浩所啓以祭牲之難繼官羊之絕稀自  
今使行為始質來於彼中分授於各邑孳養會錄  
歲以為常事有 下詢大臣酌量分付之請矣我  
國羊畜不甚繁盛祭享時牲用每患苟艱故五六  
年來典牲署報脩局受闕文或當春秋開市或於  
使行回文送價質來已成近例祭享所須則固無  
不足之慮而若使分畜列邑遍滿國中則尤宜不  
緊用乎第當銀儲匱乏之時捐出官銀優數質來

金雲澤改謚

則事勢亦似難使試令閩西若干邑先以會付穀  
量宜折價令番使行便各以雌雄數口質來孳息  
以為報營會錄之地似好以此分付閩西道臣何  
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右相以延謚事既出  
言端矣臣頃以故叅判金雲澤改謚之意陳劄蒙  
允而玉堂尚不舉行朝家既許易名今年尤當懇  
恤分付本館使之即為議謚何如 上曰然則不  
必更為議謚且有已例前望單子入之既已署經  
待下批只令宣謚可也徐命善曰臣劄中故正言  
李孟專同請改謚矣今有前單子入之 命李

洪啓迪尹慤  
近溢事

尹守儉調  
用事

孟專謚望亦當一體舉行乎 上曰依為之右議  
政金煜曰俄以故祭判洪啓迪延謚事伏承慤恤  
之 教臣不勝欽仰感激之至故搃戎使尹慤同  
是伊時死於國事之人也 先朝特贈兵判而尚  
未施易名之典適當今年宜蒙一視之 恩故敢  
達矣徐命善曰尹守儉事每欲陳達而未果今有  
言端矣守儉即尹慤之奉祀孫也與恭淵若淵寸  
數已遠頃年鞠嶽本事白脫特為放釋至有無碍  
調用之 命而渠即遭故仍又年久銓曹或不無  
趨趨持難之意至今置散尚不照檢此則誠過矣

肅川補民筒  
移屬訓局代  
築新筒事

依前 下教毋碍調用事分付兩曹何如 上曰  
領右相所奏俱好並依為之訓鍊大將 善復曰  
肅川補民筒移屬訓局之意前已 達而改築  
新筒以給其代事下送將校相議於該府使崔雲  
羽則以為訓局比他營門體重補民筒則移屬訓  
局其代更得物力自本府築筒需用少無所妨云  
訓局錢六千兩劃給肅川使之新築一筒以為代  
立之地則可謂京外具便敢此仰達矣徐命善曰  
訓局則雖有物力客地經紀恐不無事倍切半之  
慮補民筒則為先移屬訓局以為養兵之需優給



價本於肅川使之從便新築以充其代極為便當  
而第聞本倅瓜期在於今年云付諸生手難保其  
善為乾緒肅川府使崔雲羽限畢役仍任事分付  
何如 上曰依為之訓練大將與善復曰金川大  
小南面松都屢次請劃海西防啓而自前松都之  
所請白峙鎮與土地人民并為移屬之故海西之  
爭執事理當然而訓局自古多有柴場折受之規  
仁廟朝春川洪川山腰以上筵稟折受至于今流  
來毋論某道山腰以上少無防塞之規金川大小  
面中寒川一洞四面山腰以上折授訓局費物力

金川寒川一洞  
折授訓局事

設屯則陳廢之山中平地並為起耕在金川良田  
羨畝不費力而自得在訓局山腰以上柴場杖稅  
則實為京外兩便之長策訓局千搃元厚鎮別定  
下送與金川郡守同審形便後更為稟處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道臣亦不可不照  
管目前便否日後生弊有無待本邑摘奸論理狀  
聞之意分付黃海監司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六日因雷異與僚相聯劄引咎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燧聯名  
劄曰伏以昨日風雨乖常夜又雷電交作前月之

因雷異聯劄  
引咎

雷聲光尚微今則不啻於轟燁矣又况純陰之節其象至靜而蔽洩太過此曷故焉政失於下謫見於上理之常 聖人御極百度鼎新祥則宜未何灾之有而苟求今日失政則輔相是已臣等以至庸之姿忝至重之任或蔑效而苟尊或匪才而濫陞進無直格之言退無寅亮之譽網紀解弛而不能振肅百僚位著苟簡而不能薦揚一能比歲營賑規劃徒煩於宵旰式月訊囚鋤治尚稽於根株至若簿書之期會亦多職務之穰曠碌碌尸素惟祿位是饗有相如此灾安得不至古大臣夔理之

責雖非臣等之所敢擬而漢朝策免故事實為消弭之一道終宵憂凜待曉聯陳伏乞 聖上亟命斥退臣等改卜賢德以幸國事以答天譴焉此際伏見夜下戒膳 傳教畏天之意責躬之誠藹然溢於辭表臣等攀讀再三相顧欽歎而區區忠愛之忱尚願其益修 聖德益懋 聖學勿為寶鏡之已明而深加克治之功勿為磐石之已安而常存兢畏之心勿以治不從意而或有消沮之念勿以才不當意而或勿搜求之方聽言則審遜逆之間理財則講損益之義夙夜乾乾壹此不懈母以

今日之教為一時應文則乖氣既祛天休日采  
太平萬歲自此伊始臣等不勝瞻天祈祝之至取  
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災祥無門惟人  
所召予否德忝九五臨億兆一日二日萬歲叢勝  
政不得其平澤未能下究予省予愆尚切覲駢矧  
在我及爾之天安得不丁寧告誡殆若耳提面命  
然哉予方懋盡修禳之策期效底豫之誠卿等毋  
怕乎時象之抗捏毋惑乎人志之泮浚一乃心力  
直前不避宜輔予一人斯為目下燮理之急先務  
也苟有是也上而陰陽可致循軌下而彛倫不至

掃地一榻之外惟在卿等卿等亟斷備禮之讓益  
念匪躬之義予小子所拱而埃之者卿等勉之勉  
之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時任大臣假  
注書馬思仁來宣

初七日隨 駕詣 景慕宮承 命八侍

是日 上御本宮齋室 命本宮都提調八侍承  
命八侍臣奏曰臣自承劄 批下情抑鬱不避煩  
瀆更具袖劄以來今日 筵席適從容敢此塵  
覽矣仍出劄本授承旨以上劄曰伏以 殿下不  
知臣不肖過加誤恩置之承弼之任凡於國家大

請定帝王子

計知之而不言則是臣負 殿下也。顧今大計無過於元子定跡。冒陳袖劄冀蒙 俞音及奉 批旨不但賜允可至以慨然為 教且惶且愧。祗恨忱誠之淺薄固當退伏泯默不直復事狂瞽而伏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然則今日定跡之早晚而 宗國之安危判焉。臣若以 聖明之斬許而不敢復言則是知小忠而不知大體為身謀而不為國計者也。雖甚無狀豈忍為此哉。

臣愚死罪反復 批旨屢日商度而終不敢以聖教為然。今不暇妄進他語請以此仰復可乎。聖諭中 先教二字有非臣子所敢妄論處而第伏念善繼善述云者即因時制宜動合事理于以安宗社而利國家未必是不度時勢膠守不變以致無窮之憂也。以今國勢時事定跡之不可一日虛徐姑舍是均為王子也而不舉應行之典禮以待未來之邦慶。臣誠莫知其可也。宗社之幸豈在於定跡遲速之 教亦有所不然者。昔者漢文帝即位之明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是時文帝既有

子矣立儲遲速苟或無關於宗社安危則何故文帝再三譙讓而羣臣再三陳請必也徒施而後已乎有司之言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雖以古昔盛時其憂深而慮遠也猶如此况况我朝已行之例或即日而定或數日而定未嘗有踰越旬朔之時而當此主勢孤弱人心危疑之日其可曰不必汲汲定跡云爾泄泄度日不思古人蚤建之義乎至於不念予意之教臣誠惶隕震越不知措躬之所也噫臣無似荷聖上罔極之眷受聖上不世之知義則君臣恩同父

子凡於奉令承教之際必欲仰體聖意將順為事者區區所自期也然事有輕重理有當否都俞吁咈莫非事君之道也今臣所言者國家之大計也殿下所守者一己之小節也臣若不念宗國安危之機而徒以違拂是惧承頓為恭則是誠患得失之一鄙夫也殿下亦何取於臣哉抑臣於此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伏惟殿下春秋鼎盛儲位久曠臣民無延頸愛戴之所亂逆有陰移國本之計言念國事可謂殆哉而何幸聖德格天林胤永錫則正宜亟定位跡以係民望以杜亂萌

而一日二日遷就至今 廷教劄批壹是以遲待  
為 教守小節而忽大計虧國體而徠群疑是豈  
諸臣所仰望於 聖明者哉帝王之孝異於匹庶  
宗社之重逾於 先教今當岌岌之日豈可不審  
輕重度事勢而斷然行之以為轉危為安之道乎  
倘加 淵然深思廓然洞見則 聖志之回悟當  
不待臣言之畢矣噫朝廷之上深憂遠慮者少苟  
且姑息者多自承遲待之 聖教不復有一言之  
仰請者若使漢之有司見今日之事則其曰國有  
臣子乎臣誠細徨憂恐悶鬱欲死即欲相率陳籲

期於準請而第於一國同慶之時忽有 上下相  
持之舉則其傷事面而惑聽聞誠如前劄所陳茲  
敢竊附古人入告之義又復妄言而獻于前席伏  
願亟下之誦之 命以副神人之望焉取進止上  
覽訖 教曰卿之一片血忱予豈不諒當從容商  
量而賜批卿姑俟之仍 命領府事左議政入侍  
下詢本官事後諸臣皆退出

初十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頃因關東回啓 批  
旨內有加請災結更令該道據實狀聞後稟處之

次對

關東災估四分  
一減劃

命矣即見原春前監司金憲狀啓則以為各邑災  
摠皆令躬審目擊據實以報報未之後叅互較量  
十分詳審初既據實加請今於 詢問之下又不  
敢不據實以陳云歉歲執災之政雖使再三精覈  
亦難保其無一差爽又况今番 特教蓋慮道臣  
之所加請廟堂之所減許或過或不及均之為實  
惠未究之歸至有此更問之 命則道臣固當仰  
體德意申飭列邑益加審察灼見實狀然後登聞  
而今乃備閑才下道啓旋上不復查櫛容易質言  
道臣事誠慨然矣 臣意則今年關東優於免歉而

所請災結反有加於壬癸乙丙之年臣之當初所  
減非出於專事刻削之意以此分俵似不至大段  
不足依前草記道臣所請中減四分一加劃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金文淳舊還  
傳退事狀啓而日前分等回啓 批旨中既有盡  
數傳退之 特教此狀啓別無可以覆奏者置之  
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行副司直鄭民始  
今既叙用惠廳堂上還為差下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北京交易咨文今已出來回咨依例  
揆出順付於今番節使之行事分付槐院何如

閔伯立儲告慶  
致慶譯官下  
送事

聖基倅陳弊  
事令道臣狀聞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即見禮曹粘連啓目則杖  
舉東萊府使李養鼎狀啓闕白立儲嗣告慶差价  
已為出送致慶譯官亦當依例請未堂上堂下譯  
官各一負依丙戌乙巳年例預為差出待裁判差  
倭出來即為下送事令廟堂稟處為請矣既有兩  
年已行之例致慶譯官差送等節令該院考例舉  
行何如上曰依為之十一日備邊司啓曰豐  
基郡守李漢一疏陳本郡蘓弊之方其一查出道  
內多寺奴之邑分其羨餘移送本郡也其一投託  
校院者刷還濫冒鄉籍者降之投屬各譯者限五

式年捧庖庚辰移屬水軍四十名分送腴邑也其  
一舊還當捧條一千六百七石零中抄出指徵無  
處者一併除減也其一春秋所納人蔘六錢三分  
清蜜一斗四分分數播送於無弊饒邑也其一醴  
泉安東順興榮川四邑各劃一二面屬之本郡也  
其一創設獨鎮管屬列邑也 批旨內有令廟堂  
廣議曾經道伯人稟處之 命臣依 下教往復  
問議於領府事金尚喆判府事鄭存謙又與備堂  
中曾經道伯戶曹判書金萃鎮吏曹判書李性源  
面商則諸議皆以為所論諸條或涉零瑣或多窒



關西武科試規  
道科  
回啓

碍有難一一許施惟是故相臣尹趾完順豐合邑  
之論深得救本之策試令道臣親審形便論列狀  
間然後從長設施為宜云臣之愚見亦如此令道  
臣明春巡審時察其形便量其事勢出意見論理  
狀間其餘五條從違間並陳矯弊之道以為稟處  
之地事分付何如 答曰允待明春巡審後稟處  
何異於道傍作舍本道怕按道已久必有慣見形  
便亦當詳問物情指一狀間事分付可也○十二  
日備邊司啓曰平安道道科試官處單持陞付  
傳教何以舉行之意馳撥探問矣即見試官鄭昌

聖所報則以為柳鉄兩枝各入格者分排充額之  
意已為狀聞而騎葛則既因而兩枝俱落之武士先  
歸雖不得更試柳葉箭鐵箭入格者甚多今此陞  
付時柳葉箭之邊三中鐵箭之三矢者或以分數  
之不及或以步數之望入見漏於榜眼者已至百  
餘人之多假令試取騎葛固當在於見屈之科是  
外才藝之當入者必無向隅之歎云矣敢啓 答  
曰知道○十五日備邊司啓曰依 傳教度支分  
俵外迄不加請委折及摠廳保還代捧依 傳教  
舉行與否臨長兩鎮餉穀捧留本邑舉行形止不

摠廳保還代捧  
事回啓

為狀聞等事發閱探問於京畿監司李亨達處矣  
即見其所報則以為災結則厥數為一萬五千七  
百餘結六十年来元無可比之摠故不敢創開無  
前之例或面飭守宰或閱飭列邑累次進退纔已  
停當故令方修正狀本不日登徹保還則無論稍  
實之次尤甚特下一並代捧之命災民實惠  
莫大於此謹依 聖教往復該廳該廳亦不持難  
故以 傳教內辭意發閱分付於道內保還所在  
各邑臨長兩鎮餉穀捧留事則坡州新屬馬井面  
以其便近臨長之故自前還民皆願輸納於本所

澆  
湖南年劫曰

其外長端豐德兩邑一從民情捧留本邑之意一  
體往復該廳今方據實狀聞云矣敢啓 荅曰知  
道又啓曰以全羅監司朴祐源災實分等狀啓有  
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本則臨坡等八邑  
置之尤甚金溝等二十三邑置之之次淳昌等二  
十二邑置之稍實仍以為該曹所俵災一萬二百  
結外不足之數七千三百八十結特許加給民隱  
之最急者條列于後其一舊還當捧條母論尤甚  
之次稍實邑並姑傳退其一新還米租尤甚邑三  
分一之次邑四分一稍實邑五分一準折代捧待

明秋還作本色其一京外軍布今年十月十一月  
兩朔則依定式叅半上納自十二月至明年七月  
則並以純錢代納其一敗舡極劣米毋論久近年  
條並許停退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其一京  
外徒流限明秋勿定配所於尤甚邑其一各司所  
管京外各樣舊逋奴婢身貢指徵無處者限明秋  
停退而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  
災結加劃事湖南稽事雖云稍勝於畿湖畝農之  
歉荒則大體同然今此加請不甚過多元劃災一  
萬二百結外七千三百八十結依狀請加劃使之

精俵均分舊還停退事當初分排既有斟量無論  
三等並請停退可謂大無限節依海西例尤甚邑  
則停退能稍實之次邑磨鍊徵捧而一萬七千石  
當捧條中減七千石舉行之意分付新還代捧事  
分數極其精約依狀請施行軍布代納事今年綿  
農宣云失稔每歲純錢便一箇契兩朔叅半八朔  
代納之請亦未免排定大偏十朔內五朔叅半五  
朔代納事分付極劣米停退事推奴徵債防塞事  
京外徒流勿定配所於尤甚邑事各樣舊逋奴婢  
身貢指徵無處者限明秋停退事並依狀請施行

京圻年分回  
陸

何如 答曰允舊還只令稍實邑以五千石分俵可也○十六日備邊司啓曰以京畿監司李亨達狀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卽見其狀本則以為道內新舊災頃都數為一萬三千七百八結四十九負七束而較諸地部所勘七千三百結則其所不足為六千四百八結四十九負七束特為參量加勘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內畚農之歉荒雖謂之挽近所無亦未為過語自夏徂秋我聖上不弛宵旰之憂特降綸音慰諭備至凡係省獎除害之方靡不用極又以俵災之迄不加請至

下闕問之 命其在對揚德意之道豈敢妄加剋削不思所以仰體如傷之仁也哉况一萬三千結勘給既有壬子癸酉兩年之例零數多寡何足計較元勘災七千三百外外六千四百八結四十九負七束依狀請加勘使之均一分俵俾無患不下究之獎事分付何如 答曰允今年畿農失稔挽近所無惟此勘災之舉實係民隱之大者無於古之例尚可刑行况聞有一二已例本道所請災結依回啓通計元勘準一萬三千餘結零特為許施名以損上澤未及下雖一負一束有白微之處不

陸海百年分回

察之監司姑舍是該邑守令隨現另施懲一之政各別嚴飭之意今日內措辭行會可也又啓曰以黃海監司黃昇源狀啓有草記稟處之命矣卽見其狀本則以為前後所下災二千七百結較之於各邑災捻則其所不足為五百四十三結七十三負七束今方發閔更加查櫛若有元數之見削追後登聞計料舊還則尤甚邑二千九十五石通融移徵於稍實之次其勢誠難都數四千石中只稍實之次當捧條一千九百五石減數捧上租還則代捧分數不足以慰災民之望尤甚邑三分二

之次邑折半稍實邑三分一依前狀請施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災結道臣既以發閔查櫛為言待其登聞更為稟處舊還所謂稍實之次當捧數又未知何所指而閔東湖南既已許減今此所請適當二千石之數依所請減捧事分付代捧分數終涉太過且是他道所無之例以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四分一準折代捧事分付何如 答曰允

十九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洪忠監司金文淳

狀啓也備陳營採殘薄支放不足之狀仍以為壬辰道臣尹東哲所劃得常賑賑耗條三千石每年用其二而留其一以為元穀還錄後補用之資間因適易之頻數或留或不留雖其留者亦不過五百石前後留置之數僅為五千餘石而十年之限居然已滿今若還錄則公用無以支繼更為限十年依前劃下而五百石除留之規則嚴立科條遵守不違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賑穀之當初劃給臣則以為大是失着而既劃之後今遽還錄果不無益其殘弊之慮依狀請更退十年之限以

湖西劃得常  
賑營賑耗條  
更為限十年  
稟處

為取耗支放之地留其一分乃是請得時定式者而前後道臣不善處置以致限滿而穀縮後若復如此則又滿十年之後留置之零星安知不如今日乎嚴立科條遵守不違之意亦依所請成節目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賑恤堂上鄭民始徐有隣曰昨下 備忘有明春發賣歲前分俵商量稟處之 命矣取考各年發賣騰錄則春間發賣或有二巡三巡之例而至於歲前則間有存歉時一二次磨鍊今年飢荒雖不可比同於存歉而十行絲綸德意藹然特軫都民阻飢之患將施

歲前發賣  
稟處

漢家發倉之政其在奉揚之道宜有拔例之舉今  
番發賣以大米二萬石小米一萬石為限而明春  
巡數則姑觀抄戶多寡民勢緩急酌量分俵歲前  
一巡則為先磨鍊分給似好 下詢大臣而處之  
何如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俄於賓廳  
已與兩賑堂商議矣發賣之規莫如精其抄戶增  
其排巡而考見前後騰錄則一巡所下縮米多則  
七八千石少則五六千石今若以五六千石為準  
則三萬石足可以排給四巡抄戶時申飭京兆及  
五部各別精抄俾無虛實相蒙之弊至於縮米臣

於癸未發賣時以賑恤卽廳稔知其浪費之端若  
以斛內量縮預為磨鍊毋使下吏濶狹於其間則  
亦豈至於如前過多乎此則惟在該廳操切之如  
何先自歲前一巡兩賑堂躬往董察俾令縮米無  
多排巡無減似好矣 上曰原任大臣之意何如  
領府事金尚喆曰今此發賣之舉驟欲救濟都下  
濱死之類有異諸道逐朔排巡計口分賑之規而  
若或虛實相蒙奸弊如前則是豈仰體 德意之  
道哉抄戶之精不精專係京兆五部分俵之實不  
實亦該廳之責固當十分謹嚴而至於發賣早晚

歲前阻飢猶不如春後之艱食姑待西穀之麟次  
到泊詳察民勢之緩急必有有司之陳稟趁其時  
處分恐似得宜矣判府事鄭弘溥曰抄戶固當精  
實分給最宜謹嚴從前奸弊每在於虛實相蒙而  
紛當不整又是奸弊之根柢大中小殘之戶所受  
多寡本自不同各作小斛俵給之際排類分所則  
庶幾無紛當淆濫之弊矣判府事李徽之曰抄戶  
雖不可不精亦不可不廣此異於抄飢乞糧之白  
給當此市穀之絕貴貧窮之家外面雖似成樣而  
連日飢餓者徃徃有之如此之類宜蒙 聖恩矣

上曰依諸議為之實患有無雖係抄戶精否而設  
令抄戶至精若於分給之際或穀危而量縮或甲  
名而乙受則此非京兆之事即賑廳之責也卿等  
須加商度勿循謬習毋負朝家申飭之意俄聞前  
例分穀時只委郎官云今番則賑堂二人與郎官  
眼同分所親執舉行勿以了當為主另加着意務  
從綜明可也○二十日備邊司啓曰以慶尚監司  
趙時俊分等狀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  
狀本則梁山等十三邑置之尤甚昌原等三十四  
邑置之次巨濟等二十四邑置之稍實仍以為

嶺南年分  
回啓



各樣災頃合為一萬七千九百七十八結二十負  
元劃給一萬三百結外更以七千六百七十八結  
二十負特許加給尤甚之次邑中尤甚面里或於  
歲前或待開春隨其緩急次第救恤而賑穀則以  
今春用餘還納之三賑穀六萬三千八百六十石  
內三萬石許令取用如有用餘自可還錄救荒之  
資年勝於租而賑穀中餘在之年其數不多元會  
及常賑年與三賑租量宜撥用之次中昌原等八  
邑新還抄其尤甚面里四分一停捧各山城軍餉  
穀並折半捧留於平倉推奴徵債依前禁斷京外

徒流之類限明年勿定配所於尤甚邑事請令廟  
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災結加劃事嶺  
南穡事比昨年雖似稍勝始早晚澇災多實少今  
此所請可謂精約該曹事日災一萬三百結外七  
千六百七十八結二十負依狀請許劃冬春接濟  
之方惟在道臣審量指揮之如何而三萬石既是  
春賑餘穀依數取用以為經紀分俸之地年租名  
色亦令量宜搜錄新還俾退事尤甚邑許施別是  
特恩並及之次無已太過嗣歲種糧亦不可不念  
此則置之山城餉穀捧留平倉事推奴徵債禁斷

北  
閩  
年  
分  
回  
流

事京外徒流勿定配所於尤甚邑事並依狀請施行何如 荅曰允之次邑尤甚面里民情之遑急必無異於尤甚邑面里停捧一款豈可持難依狀請施行以嶺南幅員之大所請災結數甚零星既有夏間代播處勿徵稅之教則果無不敷之患乎嚴飭道臣雖把束之徵萬一有白徵之弊則該道伯當反被不以實報之律以此措辭行會○二十二日備邊司啓曰以咸鏡監司徐有寧分等狀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本則甲山三水置之之次安邊等二十一邑置之稍實仍以為新

還上之次邑各穀限三分一稍實邑中咸興洪原利城三邑巨太限四分一以精實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舊還上當捧條一萬七千石中限折半以精實相當穀許令代捧明川以南進俸吏依近例姑許停止推奴徵債南北關一切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新舊還代捧事所請分數不至過多並為許施而舊還一依新還例準折相代待秋還作本色事分付進俸吏停止事推奴徵債防塞事亦依狀請施行何如 荅曰允

海西災結加  
劃事

二十五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黃海監司黃昇源  
狀啓也以為災結一事各別詳查另加爬櫛所減  
之數為二百十二結災摠都數三千二百四十三  
結內二千七百結已蒙許給二百十二結今又裁  
減其所不足為三百三十一結特許加給事請令  
廟堂稟旨分付矣海西年事優於免歛而當初請  
災殊涉過多故覆奏時不得不略加減削矣批  
旨中更或不足據實陳請之 聖教既出寧失之  
義今此加請又如足稍減其在對揚德意之道有

濟州山場橫築

毀撤事

不容一向靳持前後劃下災二千七百結外三百  
三十一結依狀請更為加劃使之精抄均俵俾無  
把束白徵之患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  
善曰此濟州牧使李文赫狀啓也山場橫築毀撤  
便否今始指一論斷而以為山屯馬四百餘匹之  
故失皆在山場橫築之後則橫築之為害明白無  
疑且廣詢民情亦曰苟利於馬則豈可以三年一  
次之役當毀而不毀云上場鹿山場橫築毀撤恐  
合事宜為辭矣向來繡衣之歸奏既甚的確而或  
慮民情之違拂更命守臣之論列至再至三不憚

煩複者蓋出審慎之意也今守臣之條陳極其纖  
悉揆以牧政則關係如此叅以民情則公論如彼  
守臣既已請毀之後更不必持疑依狀請許施而  
今已冬深待明春舉行事分付大抵驅馬島民之  
痼弊也啓聞中所謂後民時歇與不歇專在於伊  
時官長恤與不恤云者果是切當之言此後驅點  
之際調發民丁務從簡便或令輪回另加撫恤未  
釐宿弊毋致偏苦之意一體申飭何如 上曰領  
府事左右相之意何如領府事金尚喆曰當初橫  
築之舉雖或出於為民除弊之意耽羅所重馬政

為最苟有害於馬政則依狀請許施恐似得宜矣  
左議政李福源曰橫築初非朝令而御史歸奏本  
狀聞皆以為當罷則罷之似宜矣右議政金煜  
曰橫築之害至於此甚不可不毀之矣 上曰將  
臣之意何如訓練大將具善復曰橫築事臣前已  
陳白者而山馬不能放逸其性石角無水草亦不  
能任意飲吃橫築未滿數年故失甚多以此推之  
其害已判驅馬之時雖或有弊此不過一時之後  
養馬之政有國所重撤築非難許令毀之誠得宜  
矣御營大將李柱國曰向者此事 下詢時有所

仰達矣。眈羅橫築前有山馬名色而近則無之。此亦橫築之故也。馬政亦國之大政。些少之弊。有不暇顧。撤罷恐合似好矣。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京兆方有舉行事判尹有關代政官牌。招開政差代何如。上曰：依為之。

二十六日承命入侍

前一日傳曰：捻裁大臣與監印堂上入侍時。時原任大臣亦為入侍事。明朝遣史官傳諭。是日兼春秋崔雲滄來宣政院。啓曰：捻裁大臣領府事。金尚喆監印堂。上戶曹判書李性源。漢城判尹鄭昌

聖使曹叅議沈念相。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入侍。又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領敦寧洪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依下教來待矣。傳曰：入侍。

三十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江華留守金魯鎮狀啓也。以為本府吉祥牧場。不但有名無實。適足貽民田害稼之害。且鼎足山城。即莫重深嚴之地。而遊蹄散入。逐日無常。至於奉安之時。必開場門。而入。此尤未安之大者。今若依北一場革罷之例。

江華吉祥牧  
場革罷處

移送如干馬匹於他處以其場地請民耕食事請  
令廟堂稟處矣吉祥撤罷之議非今斯今而由來  
數百年之間或既罷而旋復或既許而旋寢蓋以  
駿馬產出之地有難湮沒也牧子移接之際自多  
弊端也冒占兼并之習不宜適中也至於奉安時  
開場門之說曾在先朝宗臣以此陳章至承  
嚴教則今不可更有論難大抵牧場之許民耕食  
卽一痼弊如欲嚴防當自沁都始狀內所請置之  
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卽見平安兵使李  
達秀報備局辭緣則枚舉鐵山府使崔範重牒呈

安中兵營西

林城修補錢

變通

以為本府西林城修補錢二千兩自丁丑取殖而  
利上生利今為一萬八千六百八十三兩之多民  
弊滋甚一境嗷嗷留庫條外分俵錢九千三百四  
十一兩五錢自今年停殖每年捧什二限五年收  
殺並與留庫條次次移來本營原錢二千兩仍置  
本府生殖修城容入外餘數輸置本營以除本府  
之弊事為請矣鐵山小邑也而以萬兩錢逐年散  
歛其為民弊不言可想今帥臣所請儘有意見而  
四十年流來之事有難容易變通且移兵營之後  
又將何以區處此亦不可不爛加商量更令道臣

存應都試違越  
事後即罷職  
水原府使請退  
事拿處

往復消詳論理啓間後稟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徐命善曰以摠戎廳馬兵都試之尚不舉行事查  
問該廳則以為水原以災邑報請退行於明秋而  
不為許題往復之際致此稽滯以來月初二日出  
令云馬兵都試既以十月內設行之意節目啓下  
則定式初年摠廳之違越令甲有閑師律究其稽  
滯之本則專由於水原之頓報其在勵後懲他之  
道不可不嚴飭摠戎使李昌運罷職水原府使閔  
鍾顯拿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水原民事之違急  
實為畿邑之最該府使以明秋退行之意論報營

門者可謂舉職未知其為罪然早不報請有難全  
然無警閔鍾顯拿處傳旨待麥秋捧入其前毋得  
一刻曠官事嚴飭可也徐命善曰慶科日子只隔  
一月而冬節已深試紙無路浮出厘人等以白綿  
紙代用之意成羣來訴事勢似然前例亦多今番  
庭試初試試紙以白綿紙代用事分付何如 上  
曰依為之

十一月初四日隨 駕詣 景慕宮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卽見京畿監司李亨  
達狀啓則以為尤甚廣州等十七邑來春開賑不

京所賑穀區  
劃

容少緩之次揚州等十邑尤甚而亦不可不設施  
通計二十七邑飢民似不下屢萬口道內賑穀本  
自不敷閩西大小米限一萬石常賑耗一萬石營  
賑各穀一萬石特許劃給空名帖限八百丈亦令  
頒下以為分排賑恤之資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矣畿內民情饒過秋穫已有艱食之憂若到春窮  
遑急可知若其接濟賑恤之策道臣陳間待之久  
矣今此請穀雖若稍過既云有餘還錄何必更費  
計較但嗣歲種穀專靠於新還而元還本少代捧  
居半今若以常賑名色捐出萬包則春後耕播之

資又將何處得米乎兩西移粟既有料量推移排  
用政好相當閩西大米四千石小米一萬六千石  
本道營賑各穀一萬石劃給以準三萬石之數所  
請則穀多而米少所劃則米多而穀少道臣知悉  
此意毋論巡還農糧皆於此中磨鍊分俸事申飭  
至於空名帖畿內與三南有異搜賢之道似不容  
易五百丈為先成送如有不足之患追後加請亦  
自未晚以此分付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  
目今民間錢荒益甚雖蒙發賣之惠亦無辦價之  
道云此則朝家雖欲軫念禱救沒策而惟有一事



招廳保還代錢  
分給願受人

之公私兩便者摠廳保還以錢代捧從當還作本色矣數萬包米勢難一時還作而以錢久留則又不無漸致消融之慮若於開春後以其所捧直為分給待秋成以米收捧則該廳除質米之弊民間有散錢之效以五兩錢納一石米則願受之人必當不勝其紛紛取捨之際勿委保主人摠帥親執均俸俾無京外稱寬之患本錢分給時又或有除出情債之謬規今番則一切嚴禁隨現重勘使五兩本錢無所虧欠全付還民事一體申飭似好依此知委於摠戎廳何如 上曰依為之

買銀金事

下詢

初六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 上曰日昨御將李柱國以為若自各軍門質銀質金則錢荒亦可少益云此言何如領議政徐命善曰臣則以為不便 上曰何謂也徐命善曰錢之為貨與銀木不同初無精麁優劣之可擇故儲蓄雖久能無改色之患而至於銀木則質入之際真假易致見欺質置之後好否易致相搜許多奸弊不一其實雖以往事言之曾前內外各營之以質銀質木為名而擅出公貨恣意幻弄至于今餘害未已者何可勝數且錢者不過邦內流

轉之物而數年不散尚以錢荒為憂况以銀幣之  
逐歲入燕而遽使之藏置軍門則幾何而又無銀  
荒之說乎 上歷詢左右相及諸備堂皆以為如  
領相見 上曰聞近來錢荒甚於穀荒京外民情  
以此遑急云貨泉者流行互遷之謂也錢貨之漸  
至於匱竭其故何也目下發賣之政蓋軫都民之  
阻飢必欲實惠之下究而窮士貧民若以無錢不  
得受食則烏在其發賣之意乎救弊之策不可不  
急先講究故今日賓對專為此事其陳可救之道  
徐命善曰救弊之策臣亦猝難思得而吏判每以

為各司朔下軍門奉足皆以純錢上下則庶可為  
目下救急之道云此既非大段變通而以公以私  
有益無損為先知委各軍門量其留儲多寡限幾  
朔純錢上下之意報備局施行事分付何如 上  
曰依為之各處上下錢邊分數自廟堂叅量酌定  
後形止草記可也大抵昨今年錢荒莫曉其故內  
而各軍門外而諸營閫之流行錢貨朝廷初無禁  
止之事而說者每以權乎官為言何也雖以嶺營  
南倉錢一事言之御史條陳其年久弊痼害及子  
孫民不支堪故自朝家蕩滌債錢代給穀物以濟

生民之急而事出數年又以錢荒歸之於無債之  
故朝家於此實不知何以矯救今此純錢上下不  
過為目下些少之益決不可以此了當大臣諸堂  
各陳變通之策可也徐命善曰俄於賓廳間諸備  
堂之言則輿人之誦則錢荒救弊有三策鑄錢一  
也放債一也質銀一也質銀則臣既以不便仰奏  
放債則雖未嘗設法而禁之今若出令而許之則  
又不知生出何等弊端惟是鑄錢一事比兩策稍  
勝矣左議政李福源曰粟米布帛出於民而泉貨  
之權全在於上無論在公在私只有此數則推移

出入終非通變之良策諸說之中惟有鑄錢一事  
事面最正至於舉行之有弊無弊惟在於任人之  
得失矣右議政金煜曰卽今錢荒甚於穀荒穀荒  
猶可待年之豐登錢荒將未免一年甚於一年天  
下事窮則變變則通錢荒已窮矣豈可無變而通  
之道哉各軍門錢貨固不可放散而此外諸司亦  
必有留儲之貨如太僕司封不動若以輕利分給  
有實各厘則雖不能有大段裨益亦可為一時沃  
渴之道矣此實出於為民救急之意則與給債征  
利事面絕異在朝家政體似無所嫌矣訓鍊大將

與善復曰問卷間有三說焉一則質金銀一則放  
債一則鑄錢而其中鑄錢廣布實為澤及小民之  
道然都下則決不可更鑄叅互事勢屢加量度則  
國中只有松營一處使之設鑄事甚便好矣行建  
曹判書金華鎮曰目今錢荒救弊莫如鑄錢一事  
若使松都或統營從便設鑄則自可為通貨之道  
亦必無掣碍之端量宜舉行似好矣禮曹判書鄭  
尚淳曰錢貨既非水火耗失者而近來京外錢荒  
特甚此專由於內而軍門外而營邑俱為藏置不  
散之致雖不如前過多若量宜從略放債則庶可

為一分救弊之道矣知中樞府事徐有慶曰臣於  
錢荒事未有商量者不敢質言仰達而蓋京外錢  
荒之甚未有若近年若使內而京司外而營邑量  
宜放債則庶有一分可救之道矣戶曹判書李性  
源曰從前許多鑄成之錢決無昨今年盡用之理  
京外各衙門封不動錢亦非昨今年初始之事而  
昨今年錢荒特甚臣意則此決是富商大賈乘時  
閉藏必欲射利之致而矯救無策各營閫放債雖  
有弊端而此或為一分通廢之道矣兵曹判書徐  
有隣曰昨今年錢荒滋甚講確矯揀在所不已而

至於放債一事各該衙門未知何如本曹及度支均屬係是經用衙門揆以事面決不可舉論或者之議多以鑄錢為採弊之本而京司鑄錢已試幾效亦不可復蹈前轍若於諸道營間中擇其可合處所量劃財力鑄得幾許萬兩則方鑄之時交易物力而錢可流行既鑄之後添補元數而錢自裕足若其鑄錢時有弊無弊惟在朝家申飭之如何矣上曰然則鑄錢處所財力容八卿等爛熳商確後日登對稟處可也徐命善曰兩西穀擬於到泊後區劃矣今則既有待春裝發之命必須先

為分處俾令各自催運然後可無緩不及時之慮矣聞西大米四千石小米一萬六千石則已屬畿內賑資其餘聞西大米三千石小米四千石海西小米三千石劃給戶曹聞西大米三千石海西小米七千石劃給惠廳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畿內賑資才已區劃矣賑政專在於抄飢抄飢精則窮民全活而賑資無尾閭之泄抄飢不精則賑資浪費而窮民有顛連之憂聞係之緊重不啻發賣時抄戶之批道臣必當着念察飭而更為出舉條提警不敢一毫放過守宰之漫忽舉行者首

賑政在於抄飢  
今道臣察飭

嶺伯許通

先摘發論勅以為懲一勵百之地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兩司長官不得兼金吾臣  
則以為法例本自如此俄聞吏判之言都憲之不  
兼金吾載在法典而諫長則無可舉論或陳達而  
適或陳疏而適云既是當適之職則何待陳達陳  
疏而方許適免乎大司諫李秉模兼帶金吾之任  
減下仍為定式施行事分付該曹何如 上曰依  
為之徐命善曰慶尚監司趙時俊行部之餘病勢  
添劇不無曠廢公務之慮云嶺南年事未免穴農  
十數邑最歉處將有開春後設賑之舉此時道臣

之適易雖甚可悶及今變通趁歲前交龜則新伯  
以其已區劃之賑資審察民情經紀賑政可無生  
疎且晤之歎不然而或臨時交替則實多公私狼  
狽之端慶尚監司趙時俊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大司諫李秉模既有外試之 教本  
職今姑許通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七日承 命八侍

傳曰大臣八侍假注書李敬行未宣承 命八侍  
領議政徐命善曰注書被薦人李度謙聞已終制  
而拘於院規不得付職云在前如此之人多有區

處之例李度謙依例陞六何如 上曰依為之

初八日行都堂錄

都堂錄園點七點鄭在信嚴思憲沈基恭尹得孚  
李大亨林道浩吳恭賢趙興鎮洪仁浩李度謙李  
魯春徐羨秀

承命入侍

傳曰大臣八侍假注書金致泳來宣

十一日次對入侍

次對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此守禦使鄭民始狀  
啓也以為南漢守堞軍官都試復舊設行事陳達

守禦營都試  
停止事稟從

蒙允節目啓下而適值灾歲事勢難便今秋都試  
姑為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始出慰悅之  
意者反有騷騷之慮今姑停止以待來年似好依  
狀請施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內寺番  
次近甚苟艱司僕正有關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何  
如 上曰依為之

十四日承命入侍

傳曰時原任大臣八侍事遣史官傳諭兼春秋金  
龍倪來宣

十六日差 永禧殿冬至 親祭亞獻官○十七日

隨駕詣 永禧殿○十九日 叅親鞠○二十日

二十一日 備邊司啓曰以統制使與明謙狀啓有  
草記稟處之 命矣卽見其狀本則以為本道新  
還停捧中本營餉穀則毋得混停事請令廟堂稟  
旨分付矣每於還穀停退時未捧之數則盡歸統  
營故停捧之害統營偏受卽臣陳請無怪其如此  
畿湖停還既有軍餉并論之 命則令於統穀獨  
為區別亦非一視之政且今番停捧之數不至甚  
多其中統穀尤當鈔少令道臣申飭於停捧諸邑

統營餉穀  
區劃

統營穀當捧與停退者毋或如前混淆從實數舉  
行事分付何如 荅曰朝令不可不信今番依草  
記施行而每當停退之時未捧磨勘盡歸統穀若  
此不已統營之穀將至盡空乎此事業欲一番嚴  
飭而未果後復有此等之弊該道監司自本司草  
記論勘雖以統帥言之袖手無言亦難免其責以  
此意分付

二十四日 陪進 國朝寶鑑

是日 備邊司啓曰以洪忠監司金文淳狀啓有草  
記回啓之 命矣卽見其狀本則以為尤甚平澤

湖西設縣事  
重處



等十九邑毋論尤甚之次面歲初之趣即設賑不容少緩之次中定山等十二邑尤甚面及尤甚之次邑所在驛鎮堡宜有一艘賑拯之舉營賑穀二萬石常賑耗一萬石特為許劃空名帖一千張成出下送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災邑民情若是遑急春後賑之資不可不預先經紀道臣所請既有商度如果餘裕自當還錄營賑穀二萬石常賑耗一萬石依狀請許劃使之酌量均俵排巡接濟俾無一民流離顛連之患至於空名帖道臣亦以似難願買為慮今不必盡數成給為先以五百

張下送若有從便區處之道則追後加請亦自未晚以此分付何如 答曰允

二十六日隨 駕詣 宗廟○二十七日承 命入侍

是日入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刑曹判書曷善復既是將任本兼多有相妨之時自姑許通其代今日政差出待 下批牌批察任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新嶺伯將以來初辭朝云殿最令舊伯舉行事分付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八日叅陳賀

寧王世室後  
清元子室解

是日陳賀禮成後讀宣 英宗世室 傳教領議  
政徐命善曰令我 殿下親上十九室寶鑑永貽  
萬億年洪休而乃於大庭受賀之日爰舉 寧王  
世室之典揄揚之 聖孝繼述之 聖德在庭群  
僚孰不欽誦擯仰第伏念宗社之托臣民之望又  
在於早定國本誕垂燕謨則此正上承前烈下裕  
後昆之一大鴻運也 殿下春秋鼎盛儲嗣久曠  
一國臣民祈祝顯企之餘天監 聖德錫茲祚胤  
目今大計孰有大於正位歸而係人心哉所以前  
後前席不避猥越屢請典禮之亟行而每 殿下

以惜福二字為靳持之端夫惜福云者特一人一  
家之私憂俗談荷薦棊之眷降岐嶷之聖以啓我  
東方千一之昌期其事至重其慶無前尚何有於  
惜福之可論乎至若遲待之 教臣尤未曉顧今  
產室廳雖復有斯男之祥均是王子當觀序次之  
先後豈可因第二王子之未生而不定位歸於第  
一王子乎臣受恩罔極報答無路今於國勢安危  
之機有不敢持疑顧瞻畢陳秉曲冀回 天聽伏  
願亟加三思快降 成命上答天心下副人情焉  
上曰今聞卿奏可謂斷斷血忱以 寧王世室之

日舉元子之號之禮誠合繼述貽燕之義而但未  
及仰稟於 慈殿慈宮仰稟後當下教矣徐命善  
曰此實 慈殿慈宮之所顯企者有何待於經稟  
耶即賜 下教伏望 上曰卿既以宗社大計力  
請予何可不從然則書出傳教待予經稟而頒布  
好矣徐命善曰此則當遵 聖教矣仍呼都承旨  
進前執筆 上命書傳教曰元子之號一節謹遵  
戊辰乙卯 下教才循羣情告廟頒教令該曹照  
例舉行於是諸臣齊聲山呼各陳歡欣之忱而退  
差 宗廟 親祭亞獻官

十二月初一日隨 駕詣 宗廟 初三日參陳賀

承 命八侍

傳曰大臣入侍注書趙衍德來宣因疏決事也

初六日與諸大臣聯劄請寢鄭妻出陸之 命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聯名  
劄曰伏以臣等昨因院啓之出於小報者始知有  
鄭妻出陸之 命矣噫鄭妻之罪果是何等負犯  
何等關係使其凶圖陰謀得售於當日則不知國  
家稅駕於何地此八議之所不容三宥之所難舉  
覆載假息尚切輿情之齊憤近島出置亦云刑政

請寢鄭妻  
出陸之命

之太寬况可以視同流配與論咸等之典乎方當  
邦慶洊臻國勢永固人心有維繫之喜凶徒無旁  
伺之慮于斯時也溥施霈澤咸與維新不害為導  
迎和氣之一端故日昨臣等之承命八侍也伏  
覩曠蕩之恩非無小人之幸而上不吝肆赦下不  
敢爭難者蓋欲其寧過而無不及也至於此事堤  
防甚嚴一或弛縱憂虞難言由是而王綱得無陵  
夷乎逆孽得無希覲乎倘聖念之及此則叔還  
成命必不待臣等之畢辭矣且院批中世龍妻  
故事之教臣等竊以為不然世龍之妻不過緣

坐一時屈法雖未必大損於邦憲而乃若鄭妻則  
於身為惡往牒所無豈可與世龍妻比而同之乎  
臣等昨緣日暮未及周旋明燭治劄相率聯額伏  
乞聖明更加三思亟寢鄭妻陸地移置之命  
焉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已諭昨日院啓之  
批非忽於隄防而然也仰體先大王鍾愛之  
聖意且遵孝廟朝傳教有此處分出置則一  
也島陸無間卿等勿復煩請也仍傳曰此批答  
遣史官傳諭于三大臣假注書馬思仁來宣  
初九日時原任大臣承候入侍

元子定歸後  
昭容進爵

是日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元子定歸之後昭容  
進爵係是應行之典故敢達矣 上曰雖待冊封  
不至為晚矣徐命善曰今則事體自別恐不可不  
卽為舉行矣 上曰不必煩請從當商量下教矣  
○同日備邊司啓曰歲前發賣抄戶勘簿分俵日  
字依 聖教問于該府該廳則以為抄戶文書令  
明可以了畢分給日子今十七日為始開倉云矣  
敢啓 答曰知道

初十日行備局坐起

是日備邊司啓曰貢市人癩瘕草記 批旨內立

貢人包外越  
送銀兩處

屢貸下官銀之包外越送事更加商量處事  
命下矣包外越送係是格外故當初覆奏不得許  
施今此量處之 聖教寔出 軫恤之德意其在  
對揚之道不必膠守常例立屢官銀五千兩準限  
前包外許越之意分付灣府何如 答曰允此後  
無論各營門及衙門受出備閑包外許越之規亦  
為革罷如其不獲已之事自本司草記蒙允然後  
許施如是定式而甘聽囑托暗地許施則焉有如  
許有司堂上此則屬之理外姑不磨鍊而雖以箕  
營灣府言之不准本司啓下公文擅自許越則監

司府尹當以潛賈不禁律論以此意行會該道

十六日次對八侍

盛京咨文事  
申奏

北漢城內居  
民餉還停  
退事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盛京咨文二度出來而一度則明年秋皇帝出來瀋陽事此則以明年祗候之意撰出回咨一度則龍泉漂民出送事此則待節使別伸謝悃之意撰出回咨定禁軍給馬下送于瀋府使之傳給鳳城將以為轉致盛京之地何如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北漢餉還幾盡收捧而即今所餘三百餘石皆是城內居民之所受云北漢既在高陽之尤甚邑則三分一停退宜

貢人舊遺在  
蕩減後奉常  
寺掌苑署遺  
在一體蕩減事

蒙一視之澤而特以部字內之故獨不入於磨鍊中且因餉還之捧留本邑以錢代捧居民輩實無推移倫納之勢當此歲末合有軫念之道故敢達矣上曰特為停退可也戶曹判書李性源曰各貢人舊遺為七萬石蕩減之命實為莫大之惠澤若只就乙酉年最久遺在條蕩減則如奉常寺掌苑署之遺在最多者蕩減之數或為二萬二千六百餘石或為一萬四千六百餘石之多而此外遺在最少之貧殘者則未蒙一視之澤不無向隅之歎若自乙酉年退計至丁酉年合十三年遺在

中隨其久近多寡而酌量蕩減則庶為均一之道不可不一番經稟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一依各道舊還例隨其多寡酌量分數各以最久條蕩減俾準七萬石之數則蒙惠之政可以均一矣 上曰依為之

兼內局都提調

備忘記領議政為藥院都提舉

十七日叅 親臨放榜 十八日承 命八侍

傳曰承候藥房承旨閣臣八侍承 命八侍宣賜元子宮百日餅

二十日以扈衛大將八侍

是日 親臨試射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全羅左水使孫相龍慶尚左水使李喆運既有催促之命皆令明日辭朝何如 上曰依為之

二十三日承 命八侍

傳曰明日大臣及刑曹三堂上持京獄審理文書八侍未及審理文案迨後持入司錄柳頤玄來宣是日政院啓曰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燧刑曹判書嚴璫叅判李崇祐叅議金憲依 下教未待矣 傳曰八侍假注書李秉喆來

藿香品劣  
事涉尹罷  
朕

宣○是日內醫院官員以都提調意啓曰 御藥  
所用藿香漸不如前品甚劣下故以別品極擇質  
來事閱飭義州府尹矣今此封進藿香皆非別品  
反不如本院年例買納之品事之駭然莫此為甚  
御供事體何等重大而若是泛忽當該義州府尹  
罷職何如 傳曰允近來此等事如厨院之臘肉  
藥院之貢參每每濶畧蓋慮有民弊也至於此事  
則不然關係紀綱且御藥所用事體何等重大乎  
該府尹不可罷職而止拿問處之  
二十五日因錦伯密啓請對八侍

政院啓曰領府事金尚喆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  
李福源右議政金煜有稟達事來請請對矣 傳  
曰八侍注書趙行德來宣 是日禁府都事以大  
臣意啓曰罪人八來推鞠即當依 下教舉行而  
日勢已暮開坐之際又值夜深待明朝舉行之意  
敢啓 傳曰知道

二十六日上劄乞遶內局兼帶

劄曰伏以今日推鞠臣將隨諸大臣之後矣第臣  
方帶內局都提舉之任凡職在保護者既不得行  
公於刑官則身與鞫坐心甚不安職事相妨有難

乞遶內局兼  
帶劄



昭容進爵  
申稟

循例進叅茲將短劄仰請處分伏乞亟速臣兼帶  
內局俾伸沐浴之義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親  
鞫有命卿其勿辭入來叅鞫八侍親受 批旨  
隨 駕詣禁衛營叅 親鞫○二十七日行推鞫○  
二十八日次對八侍  
次對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臣頃以昭容進爵事  
仰達伏承從當 下教之教而事體所在不可踰  
歲且當譜畧修正之時爵躋當為載錄即令該曹  
按例舉行何如 上曰冊禮後加爵亦有已例何  
必及今為之向日待下教之命良以此也然卿言

既如此依為之徐命善曰舉行事重政官即為牌  
招開政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向來譴罷  
之禁堂幾皆叙用而獨鄭一祥尚在罷散中宜有  
一體處分故敢達矣 上曰叙用還差倫堂可也  
徐命善曰左叅贊李命植行副司直趙時俊亦為  
還差倫堂何如 上曰依為之

三十日過歲問安

癸卯

九歲

正月初一日叅陳賀○初三日內局入侍

○初五日朝叅八侍

朝叅八侍領議政徐命善曰畿內還租或因停退

折內還程申  
節

或因代納本邑收捧其數無幾今春種穀恐有不敷之慮而運輸之政姑難輕議勢將就道內稍裕處量宜移轉以為損有餘補不足之道此則道臣必當從便舉行而為守令者每以出穀境內為難紛紛頃報之際易致播種之愆期此殊可念令道臣預先留意於田檢穀簿之間較數分排早即知委俾免臨時窘束之弊事出舉條申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守檢兩營春操稟啓姑未采到而既軫畿內之歉荒特下停操之 命兩營軍兵俱在畿內則似當一體停操以此分付何如

賑政申節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今已開春賑政將行設施矣臣伏見日昨所下 傳教發政施仁必先於斯不勝欽仰而大抵救急之方雖在於設粥全活之道無過於等還以其所濟者雖多而無難辦之慮所受者雖少而有可繼之效故也若其均一排巡隨時添劑穀不尾閭民免菜色惟在守令舉而措之之如何雖以今番賑廳發賣觀之抄戶既精管束且嚴故虛實不至相蒙吏胥無緣作奸惠澤之下究專係任事者之誠勤即此而可以推知苟使設賑諸邑一用此規飢口則必親查括還分則務

盡均俵愛惜粒米之浪費視同赤子之吮濡則必  
無一民捐瘠之患豈貽九重宵旰之憂乎先以此  
意另飭諸道使之知委守令俾各惕念舉行何如  
上曰依為之徐命善曰臣伏見日昨所下 傳教  
惓惓以崇儒重道為衛正闢邪之本而既 命方  
伯薦進經行之士又令廟堂講究作興之策臣三  
復欽歎有以仰我 聖上惻席敷求之盛意也夫  
國不能自治待賢而後治賢不能自舉有援而後  
舉臣忝在承弼之地未嘗旁招俊乂以備登庸則  
竊位之誚無所逃罪凡係培塿搜訪之道從當精

因崇儒重道

傳教徐命善

錄加資

白一心反復商確以俟 聖聰之裁擇而第念欲  
求未舉之賢則宜先用已舉之賢方今抄選只有  
一人特加超擢俾聳觀瞻豈不合於先從隗始之  
義乎將見朝有彙征之吉野無隱淪之歎 臣謂執  
義俞彥鏞加資以示風動之意宜矣 上曰依為  
之徐命善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察之於天人  
之際措之於政法之間故朝講夕對非獨文字之  
誦習旨意之研窮而常欲引古參今取彼喻此以  
盡夫由體達用之實此聖學之必資問辨而君德  
之必待啓沃也今我 聖上以聰明有臨之姿懋

勉聖學

遜志時敏之學雖使鴻儒碩士日侍經筵尚不足  
以開發 睿旨稱塞顧問况以章句之凡儒一誦  
陳腐之常談欲 聖上之怡然有會而不厭其反  
復也誠亦難矣然唐宗之乙夜觀書不如弘文之  
引接宋帝之退朝對卷不如邇英之講讀臣固知  
從容燕閑之中何莫非玩索探究之日而亦安知  
一勺之水不有補於滄海之大乎方當春煦漸長  
新錄總成其在裕昆之道尤宜 聖上之加勉伏  
願 留心察納頻御經筵一以收討論之益一以  
示身教之方焉 上曰所奏甚好當體念矣徐命

請開言路

善曰國家之有言路猶人之有血脉血脉不通則  
元氣壅滯言路不開則群情蔽塞故古有立賞而  
勸之者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亦有制刑以威之  
者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我 聖王臨御以  
浚求言之 教無歲無之而至於日昨筵席特引  
兩司諸臣所以諄諄誨飭者丁寧懇惻臣意謂下  
殿陛而相與勉勵忠謹之謀輻湊於公車而側聽  
屢日尚此寂然衮闕固無可言時政豈乏當論廟  
謨之叢睦無非勤攻之端民瘼之粉糝無非指陳  
之病而中朝發歎之餘未見一人之刺口論事自

趙憲立後  
事

識者觀之以今日之言路謂之開乎閉乎或云近  
來俗習工於謀身故以含默為長策而臣愚死罪  
此殆 聖朝來諫之德猶有所未盡而然耳誠能  
開不諱之門作敢言之風精神以招徠之聲氣以  
感應之則啗啜之習一變為謇諫委靡之俗一變  
為鯁直無埃乎賞勸刑威而言路之開有如四門  
之洞闢矣伏願 深軫聖念焉 上曰所奏甚好  
另加體念矣徐命善曰我朝家法以施德禮賢為  
化道之先務崇報之典屢侈於賜額優恤之恩至  
及於錄後而日昨兩書院致祭之命又出尊道曠

道薦事  
下

感之 聖意臣亦因此有可仰達者矣先正臣趙  
憲祠版以其不祧之故尚今在世而間因宗支之  
聚訟以致祀享之迭主今則前日之立後者已作  
故人而又無子孫之可繼香火斷絕廟宇荒廢故  
多士呈單冀臣之轉達 天聽此實朝家之所宜  
愍念而不可無繼絕之舉也特令該曹問于本家  
定其後嗣俾宗祀有托實合旌禮之政故敢達矣  
上曰依為之漢城判尹趙昌聖曰我國道薦即漢  
之孝廉唐之鄉貢之遺意也近成文具所謂道薦  
全無實效或以七八十老儒舉以塞責故銓曹亦

以齋卽教官等職一番檢擬而止在其人則固滯  
矣其於求才之實果何益哉向來筵教側席渴求  
之意藹然於辭表側陋之中苟有懷竒抱才之士  
孰不思于子彈冠而但士子之道不可自銜必待  
辟召是以西漢盛際至今郡國長吏身勸為之駕  
遣年老者勿遣又有縣次續食之規矣被薦者或  
以才能或以經行而其所自處與山林隱逸之流  
大異若令道伯廣搜強仕以下可用之人敦加勸  
勉略倣漢法則必無不來之理初則敷試以言終  
乃明試以功其在綜核之政用人之方似為得宜

矣 上曰大臣之意何如徐命善曰判尹所奏意  
則好矣而古今有異自好之士必不肯隨長吏上  
來末流之弊將至於干祿者應薦恐不可不更加  
商量矣左議政李福源曰孝廉之目漢浚始有而  
成周盛世亦有自群庠升士太學之制重臣所奏  
誠得古意而古今異宜今欲行之則不可不熟講  
可行無弊之道矣右議政金燧曰孝廉取人漢之  
遺法倣而行之似可為得人才之道而古今異宜  
有志之士必以呈身自銜為恥不肯為隨計吏之  
行矣 上曰原任大臣之意何如判府事鄭弘淳

曰今之道薦卽漢之孝廉遺意也道臣有廣搜之誠士子有韞積之美則實心實政豈過於此而數十年來未聞有實效今雖不可因噎而廢食苟欲行之則不可不熟讀無弊之道矣判府事李徽之曰重臣所奏誠有依據漢之孝廉隨計吏來京唐之選士亦就試京師而今之道薦銓曹不識其何狀只憑薦狀循例擬望往往無實若如成周貢士之法各道破薦人升入太學試可而後用之似好矣領敦寧洪樂性曰重臣所奏非不好矣不但古今異宜有志之士決不肯隨長吏而來矣末流之弊

恐不如目今道薦之規猶為興勸之一助也上曰廟堂之臣更加商確爛熳消詳以草記稟處可也徐命善曰翰圈有命且有別兼春秋李集斗上來之教矣雖使李集斗上來必當備三負舉行而聞兩別兼曾以圈事被削不可復當圈坐云時任別兼春秋一并減下依例都堂錄會圈何如上曰依為之待明朝領監事館閣堂上及春秋館堂上並命牌招可也○是日脩邊司啓曰卽見江華留守金魯鎮狀啓則以為民間農作已竭於各樣公納瓶罌俱空轉貸無處以定式元分之數無

沁營還穀加  
分事

以繼巡接濟於麥秋之前留庫中限三千石特許  
加分至於窮殘之不能受還者當有別般救恤之  
道營鎮將卒之每朔支放年例給代自前以元餉  
耗條取用而元餉既已停退耗條亦隨以減縮停  
退時舊耗取用自是本府已行之例今亦依前例  
舊耗中充給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餉還元分  
之數本自不敷加分之請便作逐年應行之例况  
當歉歲宣容持難依狀請留庫中三千石特許加  
分至於飢民救恤之資將士支放之需不可無區  
劃充給之道而元還之每每割出亦非重城餉之

松營加分耗  
推移事

意以今所許加分之耗量宜取用事分付何如  
荅曰允又啓曰即見開城留守徐有防狀啓則以  
為本府餉還之散在各邑者分等停減而養賢庫  
位稅田畝多在尤甚邑里應捧稅穀亦入蠲減校  
卒支放養士供億等應下之數他無推移之道若  
以昨年加分耗五百石零區劃充給則無損於元  
穀可補其不足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校卒支放  
之數養士供億之資俱是不可已者在前停捧之  
時雖係元還亦多移劃之例况此加分之耗殆同  
剩餘之穀以此給代實為便當依狀請施行事分



上黨山城放  
債錢蕩減事

付何如 荅曰允又啓曰以洪忠兵使田文顯狀  
啓有草記稟處之 命矣即見其狀本則以為上  
黨山城軍需錢放債大為民弊戊子年折半蕩減  
仲丑年又為作米而即今未捧之數猶為二千四  
百十九兩依舊還餉例一并蕩減事請令廟堂稟  
旨分付矣餘債之指徵無處帥臣既已纖悉論列  
當此 惠澤旁流之時宜有一時蠲恤之政依狀  
請並令蕩減俾除民弊事分付何如 荅曰允  
初六日請對入侍退即胥 命有勿待命之 命  
是日請對入侍以鄭妻密旨出陸事反復爭難未

胥命

蒙還寢之 教諸大臣逐相率辭職亦未準許退  
即胥 命金吾政院啓曰即者議政府錄事來言  
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誠未  
格聽罪著緩討惶悚之極措躬無地走伏金吾恭  
俟 嚴誅云仍納命旨何以為之敢稟又啓曰禁  
府都事來言領議政徐命善左議政李福源右議  
政金煜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領敦寧洪樂性今  
方待命於金吾門外云係是大臣去就敢啓 傳  
曰卿等之舉萬萬過中勿待命事遣史官傳諭假  
注書李翼晉來宣

聯劄

請寢鄭妻  
出陸之命

與僚相聯劄自引

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領敦寧洪  
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熙名劄曰伏以  
臣等夜中忽聞禁府假都事狀啓到院始知有鄭  
妻出陸之命臣等始則驚惑繼以憂憤而深夜  
瀆擾有所不敢遲待天明相率求對沫血刀陳冀  
寢成命誠淺言拙未回天聽國法漸弛義理將  
晦一則臣等之罪二則臣等之罪惶慄之極走伏  
金吾鈇鉞之誅竦息以俟不意史官儼臨恩諭浚  
降還授命召俾勿待命且惶且感益無所措噫前

浚筮教丁寧惻怛臣等雖甚愚迷聖意攸存寧  
不仰體而不可屈者王章也不可拂者輿情也  
殿下雖欲曲伸私恩奈王章何臣等雖欲仰體  
聖教奈輿情何至於君命出納之不由喉院罪  
誦去來之不閉金吾大違常格必有浚弊此亦豈  
細故也哉殿下若以臣等之言為可則移置之  
命亟宜反汗若以臣等之言為不可則不誠之罪  
亦宜重勘而旣不用其言又不賜其罪臣等進無  
以藉手事君退無以舉顏對人情窮勢蹙不知所  
出伏乞聖明更加三思先收鄭妻出陸之命

亟允三司正法之請仍治臣等緩討之罪以嚴邦  
憲以勵臣分不勝幸甚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  
懇憲長舉條批旨卿等想已見之而今雖為批於  
卿等恐無以易此此不更及而觀此劄本遣辭既  
如其嚴正繼又有萬萬過中之語待大臣之道  
有難一味牢拒因其所到地設圍則雖有島陸之  
別律名反有重焉豈不是恩法兩行之舉乎卿等  
安心勿辭仍即出而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  
官傳諭于諸大臣兼春秋林鳳護來宣  
差 親行祈穀大祭亞獻官○初七日與時原任聯

再劄

劄請寢鄭妻出陸之 命

領議政徐命善判府事鄭弘淳李徽之領敦寧洪  
樂性左議政李福源右議政金煜聯名劄曰伏以  
臣等求對而誠未格 聽香命而罪未蒙勘進退  
無路憂憤交中短劄聯額恭俟處分伏奉 批旨  
慰藉鄭重開曉委曲擎讀再三以感以惶至於恩  
法兩行之 教臣等之覆難亦既略陳而 聖諭  
之下畢其愚焉噫 殿下試思之以覆載所不容  
神人所共誅之元惡大慙薄置之隔一帶僅百里  
之善地使之至今偃息任便居任三司爭之而不

能得國人討之而卒無事 殿下之恩之伸也至  
矣法之屈也久矣今又廣緣大需自島而陸有若  
雜犯宥除之制無復絕裔屏棄之意防限蕩然便  
同全澤恩則伸而至於濫法則屈而幾於壞 殿  
下雖以為恩法兩行而臣等但見其有恩而無法  
也且流竄之典自有差等以地之遠近別罪之大  
小至於圍置尤係重律惡逆而置諸近畿近畿而  
加以圍籬似此法例未曾聞見是則空有加律之  
名實歸減等之律三尺之法輕重無據臣等之既  
對又劄終日力爭者畢竟只請得不當罪不成法

之虛個律名而止耳此豈臣等積誠籲 天之義  
而亦惡在我 聖上抑私恩循公議之盛意也哉  
臣等瀆擾是懼不敢長語只就 聖批中恩法二  
字反復為說者竊謂 明主可以理奪公法不容  
恩掩 臣等瀝血之請庶有反汗之望也伏乞 聖  
明穆然深思幡然改圖以光 聖德以答輿情焉  
荅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劄中所謂空有加律之  
名實歸減等之科云云予誠莫曉也島配荐棘輕  
重大異蓋予本意只在於伸公法寓私恩也出陸  
之典雖似傳輕加棘之律實欲從重卿等之如是

爭執豈不萬萬過當乎若使所到地加棘傳教早  
即頒布罪人必不至新定配所卿等諒之諒之仍  
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于諸大臣兼春秋林鳳  
護來宣

初八日隨 駕詣 杜稷○初九日以春秋館領事

違牌○初十日工劄辭本兼諸任

劄曰伏以 親標太杜夙析民功 鑾蹕穩旋

玉體彌康區區下情不勝勸怍之至臣質本虛脆  
病又纏綿客冬以來寧日無幾而特緣公務牽縛  
私懇煩猥強策為事勉至此昨曉駿奔之餘重

辭本兼諸任劄

添寒感之症歸即肢體戰縮神識昏聩宛轉床茲  
達宵叫痛藥院起居既不得進叅春秋 古命亦  
未免坐違明日 動駕乃是新元 展謁而職在  
保護末由陪從偃便之罪尤無所逃仍念臣之備  
數中書倏爾七載冒忝首席又滿二暮釋負一念  
寤寐如丹而竊惟人臣事君蒙被不世之遇則反  
躬循省雖知不稱猶且殫竭智慮拚棄死生以自  
效其捐埃之報者固分義之所當然况臣之偏荷  
眷庇曠絕古今天地之造父母之慈有欲悉數感  
淚先零行止久速惟當一聽於 閔覆之仁而才

器之不堪筋力之不逮有不暇恤是以罪積債誤  
而敢恃 包容疾多瘰曠而尚冀 憐恕甚至人  
言之迭加都付官師之相規初不敢為引義之計  
而一日二日年愈衰而精愈消則譬如駑馬悴盡  
無望驅使但有閑田豐草或可以小息餘齒與夫  
因仍盤礴祗益毀畫之辜曷若披瀝控籲以卒生  
成之澤乎臣今舊疴未瘳新恙又兆其稍費調治  
得免於委頓者在此其一任觸傷復貼於危亡者  
亦在此以 聖上曲保之德意俯察其難強之實  
情則 體諒之恩當不待臣辭之畢茲將疾痛之

呼仰瀆 崇嚴之聽伏乞 聖明終始哀矜 特  
解臣本兼諸任俾得優遊西樞以延殘喘千萬懇  
禱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所陳肝膈之言反復  
切至苟是可從之請予豈不欲體認而曲諒然卿  
之一身非卿之有也卿其試思之以今日國事朝  
象為如何也予方獨勞於上決非卿引疾求閑之  
時况卿以元輔與共休戚藉令卿積瘁之餘此有  
慎疾想賴神相不日勿藥何可因此決退至於未  
選候班尤不當過加引讓卿須安心勿辭益加慎  
攝俟少間視事仍 傳曰此批荅遣史官傳諭于

領議政仍遣御醫者病假注書李翼晉來宣○是日御醫崔重珽者病後書啓領議政徐命善病症者審則積痺之餘本病復發兼有寒感頭疼身熱脉度漸數今方用蘓薑之屬先為和解表氣之意詮次啓達

十二日初度呈辭遣承旨敦諭

右謹啓臣矣段臣矣身本以脆弱之質兼有瘡痼之疾近年以來寧日恒少而不敢言私一味強策積痺之餘積病轉砒委頓床席晝夜苦痛昨伏蒙太醫者病之 特恩伏枕感泣不知所達而此非

辭免呈

時月內療治之症雖使新試湯炳亦難責效惟是亟解重擔便意調息然後庶或有一分可生之道茲不得不冒死仰籲為白去乎伏乞 天地父母曲賜體諒臣矣職本差為白只為詮次善啓向教是事坐良白內卧乎事是亦在啓啓 傳曰日前劄批悉諭予之至意庶幾卿之克體續見醫官書啓間卿積痺所崇致添感冒企待之餘深庸悶慮而意謂神明所扶適復天和今茲長算何為而至也始不覺其愕貽繼之以慨然噫顧今國事朝象無一可恃饑饉荐臻民生無接濟之策亂迷層生

人心無底定之望予方宵衣旰食不遑寧處所倚  
以為國者惟輔弼耳予捨卿何以哉况卿體國之  
元輔也有同休戚之義無可退之端以平日忠勤  
之誠念今時擔負之重卿亦豈忍遽捨予哉崇衛  
少損而有妨節攝則安意調理有何不可而何至  
作此尋常之舉乎卿雖百算予豈一俞亟回巽讓  
之意毋孤勤懇之論 傳曰領議政敦諭左副承  
旨進去 左副承旨朴天行書啓臣謹奉 聖旨  
馳往傳諭于領議政徐命善處則以為臣膏肓之  
疾無望逾輔相之職不容虛糜徹單祈免顯俟

附奏

曲副之恩不意近侍臨宣敦諭奉讀以退狼貝失  
圖臣躬逢 聖主遍荷隆眷但切報答之微忱初  
無情勢之可言宣或有決退之志亦敢懷占便之  
圖而以劄以單一請再請必欲務積誠意仰格  
天心者誠以蒲質早衰薪憂頻作若經一番公役  
輒費數日斯頽近又有醜惡之症寘妨運動久立  
則每患罣碍遠步則殆將僵仆此與一時呻痛有  
患雖欲強策實無奈何如右病狀乃是通朝之所  
共憐臣何敢一毫假飾自陷於欺罔之科哉惟有  
早解重務隨分調息上可以無曠國事下可以粗



安私心 恩教之下末由祗承伏地惶竇不知所  
達云矣 傳曰知道

十三日再度呈辭不允批荅

臣矣身疾痛之極冒入辭單體諒之恩伏地以俟  
誠淺辭拙未蒙 允俞惶隕抑塞茫然失圖目今  
病情源委既深雖於房闈之內姑無轉動之勢束  
帶趨朝非所可論中書重任緣 臣瘵曠病稟思惟  
如添一症茲敢不避煩瀆更陳衷懇伏乞亟許鑄  
通臣本兼諸任以幸公私為右只為 傳曰不允  
批荅王若曰温批甫諭謂遐心之可回遜瀆重尋

再度呈辭

慨至意之莫諒其勿困我正急需卿惟卿世濟忠  
貞契隆知遇當國家危疑之日卓有樹立之功逮  
朝廷板蕩之辰實深倚毗之責端笏天陛有臨節  
不奪之操運籌巖廊著濟屯以正之譽肆當心簡  
之後遂處首揆之尊經年史局之揔裁久貽勞瘁  
向日邦慶之宜踴實賴贊成禮遇不衰塩梅之托  
深重嘉謨孔彰魚水之契方深矧今國事之多艱  
奈此逆變之相繼龍蛇莫化於勤諭人心世道之  
底定無期鯨鯢自速於嚴誅朝著士林之憤惋愈  
切不料求助之際遽有釋負之章准賊雖平是豈

綵野願聞之日周饑茲甚難副赤烏明農之忱多年獨賢固慮榮衛之火損數日將息尚冀神明之有扶嗟元老必享其遐年而昔疾庶瘳於今日辭榮謝事實非賢相圖終之時聚精會神宜勉古人盡瘁之義治道可委於卧閭浚誥斯勤僚責固重於推車鼎席難缺予更敷心腹腎腸之諭卿宜盡股肱耳目之譽亟回若浼之心庸副如渴之望於戲體九重宵旰之念莫曰臣退之可三勉百工喜起之方宜諒朕心之不再茲不多誥勿復苦辭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知製教李大亨製

進假注書李翼晉來宣

十四日三度呈辭不允批荅

臣矣身屢瀆私懇未蒙體諒久曠公務彌增罪戾苟使臣如有一分可強之勢何敢不顧分義更事煩聒而狗馬之疾有加無減委頓床茲醫藥罔效政事之府非臣養病之坊則一向虛帶決非私心之所敢安茲又冒死申暴血籲伏乞俯垂憐察亟行鑄免俾尋生路為白只為 傳曰不允批荅王若曰敷心之誥纔宣眷遇方薦丐身之章又至去就胡輕予今申申卿母邁邁惟卿七載黃閣一

比丹心兄弟叔侄之位列清要世薦忠孝軍國大小之責在輔相予所倚毗粵在歲乙之冬寔著擎日之惻惻羣凶撼天之計力扶彞綱效一疏叫閭之忠功在宗社通來首席之久任益殫肩佛之深誠休戚之義不忘志則在於盡節輔翊之功為大材實優於濟屯夙夜之勤憂雖多猶非衰耄之境終始之協贊是勉方深委任之衷云何引疾之章累陳辭位之懇逆擊之煽動相繼世道方急於鎮安民生之飢饉荐加廟謨詎緩於拯拯昔疾庶幾今愈猶俟造朝之期重任不可輕移寔切如渴

之念頃體援而止之意亟思幡然改之圖於戲首席疇咨非無左右相輔理上公最重不容一二日曠閑亟斷來章勉副至意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知製教李太亨製進假注書馬思仁未宣

十五日四度呈辭有安心調理之命○十六日五度呈辭有安心調理之命

是日次對入侍左議政李福源曰首相引入國事可悶矣上曰領相果積瘁矣福源曰領相對臣等每以欲待邦慶浚休息為言意謂受由調息矣

八度勉副

今至於尋筆求解則誠意外矣 上曰領相有必  
適之意耶福源曰其意則固求解而首揆重任恐  
不可容易曲副矣右議政金煜曰差久調理則豈  
不獲健乎許解則恐非可論矣 上曰觀其意似  
不止於調理一向相持或近不誠此甚難處矣  
十七日六度呈辭有安心調理之 命○十八日七  
度呈辭有安心調理之 命○十九日八度呈辭遣  
承旨別諭特許勉副拜判中樞府事  
傳曰予於卿宣欲虛禮敦迫而八上辭筆一味例  
批誠以元輔重任也不宜輕易許副故耳然卿向

附奏

日診筵有縷縷陳懇予已欲曲諒今反曠日相持  
殊欠誠實底道理且見卿積瘁之餘精力果有未  
逮處暫許就閑之暇實合禮使之意所辭不得已  
勉從知須安心調理俟少間入侍事承旨敦諭同  
副承旨李獻慶來宣 同副承旨李獻慶書啓臣  
敬奉 聖諭馳往傳諭于領議政徐命善處則以  
為臣長軍連上雖承調理之批重擔未卸惟切瘵  
曠之憂卽者近待采布絲綸所辭相職特許鞶帶  
愛欲其生無異慈母之保赤子有願必從殆若上  
天之遂羣性噫無狀賤臣孤恩負國之罪愈往愈

別諭

甚而乃 殿下全保生成之澤有始有終躅高躅  
厚欲報何極攢手感祝只有血淚之被面而已宜  
即竭蹶超造少伸叩謝之誠而毒感未解餘症尚  
苦或恐誤觸風寒轉成難醫則非所以仰體慈恤  
之 聖念更費四五日調治如可自強從當祗肅  
樞叩粗效感格之微忱云矣敢啓

二十四日遣承旨別諭

傳曰向者敷諭略布予意而伊後為日稍久未諗  
慎度已獲勿藥否况於明日當臨殿此時卿帶藥  
院豈可不叅茲遣近侍問卿動靜兼宣企待之意

倘或可強與承宣造朝事遣承旨傳諭于徐判府  
事左副承旨朴天行來宣

二十五日謝恩後儒生殿講時八侍○二十七日承  
命獻議

議曰於川事尚未出場故民不畏法又有此海州  
之變同時用法固是不可已之政而此與關係師  
律者有異不待結案直令梟示則恐未必然無論  
欲殺官長欲殺他人渠之拔劔官庭已是殺無赦  
之罪以此使之結案則渠何敢辭乎令道臣具格  
結案後行刑為宜矣

海州官庭罪  
人用律議  
拔劔



